



好莱坞新锐华人编剧作家
2007年新作!

解 航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凶器



解航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凶器/解航著.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ISBN 978 - 7 - 208 - 06727 - 1

I. 凶... II. 解...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58030 号

责任编辑 任俊萍

封面装帧 徐捷

美术编辑 甘晓培

凶 器

解航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8.25 插页 2 字数 159,000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7,000

ISBN 978 - 7 - 208 - 06727 - 1/1·362

定价 18.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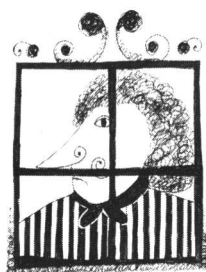
作者简介

解航，网名北方雪人，1983年出生，现在新西兰奥克兰ŪNITEC国立电影学院学习编剧与导演。自幼学习美术，喜欢文学和电影。创作英文电影剧本和话剧剧本，并拍摄电影短片及纪录片。2004年，成为好莱坞派拉蒙公司的签约编剧。该公司发言人佩特克拉斯称，解航的剧本有极强的想象力和编故事的才能，并且充满了对女性命运和情感的深刻同情，“很难想象这是出自一个20岁的男孩之手。”

2003年被选为“中国电影论坛最佳新人”，2004年在新浪网上以网名“北方雪人”发表小说《情色光碟》，受到无数网民的热烈追捧。2006年4月，由新西兰国家投资的、解航担任制片和导演的电影专题片《太极》在新西兰开拍。由解航编剧的话剧《蚊子》，于2006年圣诞节在新西兰国家大剧院公演。2006年出版了长篇小说《凶咒》。

这位土生土长的年轻的中国人写的小说和英文剧本受到西方影视界的欣赏。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59
第三章	107
第四章	159
第五章	197
第六章	239

第一章

那是一株不知道是什么植物的幼苗，从泥土里挣扎着挤出一点瘦弱的躯体，散发着一种奇怪的香味，让我的眼睛感觉到甜味的生疼。是的，这种甜味的生疼让我很舒服很惬意，但是我马上意识到它不能永远属于我，一点点绿色和一丝丝甜味根本无法拯救我……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开始抽烟。我感觉朦胧的烟雾就像自己的思绪一样被不断萌生的念头吹来吹去,然后慢慢地在空气中消散。我总是喜欢深深地吸上一口,等待着。此时我总会想,我在等待什么呢?于是笑自己问的问题太傻,嘴一张烟就全跑了出去。在嘴里憋的时间太长,烟雾显得更加浑浊,我周围的空气弥漫上浓重的灰色。我就等待着这浓重的灰色慢慢散尽,再狠狠地吸上一口,准备观看更加精彩的烟雾飘扬。烟雾散尽之后我却发现手里的烟卷已经变成一个烟蒂,一个浑身透着凄凉的看上去可怜兮兮的烟蒂。

于是我就把烟蒂扔到脚下,顺便数了数它同类的尸体,共 10 具,这仿佛是罗马角斗场闭幕的情景,我就是在他们的互相残杀中

取乐的观众。开心一笑之后又为自己精彩的恶作剧而洋洋得意。

吃力地从那该死的烟雾带给我的浮想联翩中挣脱出来，让电脑屏幕重新看着我的眼睛，然后思索下边的故事应该怎样继续。故事的主人公已经遭受了太多的挫折，我还有没有必要让他再经受一次沉重打击呢？我觉得我这样做似乎有些残忍，但是我马上想到天上那些掌管人类命运的神仙们就是这样对我的，于是心中便充满复仇的火焰，并且有了让他的命运更加悲惨一点的念头。我闭上眼睛，想着怎样让他的结局悲惨得让成为我的读者的人们流出更多的眼泪。

闭上眼睛之后世界就变成了黑暗的，在这种深沉的黑暗中思考问题是最好不过的。因为黑暗没有边际，任凭你天马行空想入非非。

那在黑暗中流动的东西有点像墨汁，散发着一股香烟和咖啡混合在一起的味道。

墨汁开始慢慢地旋转起来，越转越快……旋转之中就出现了漩涡，漩涡的中央出现了他的眼睛，那黯然无光的眼睛直直地看着我，乞求或者是威胁。

漩涡变得巨急，墨汁溅起，四处飞扬。

我立刻睁开眼睛，对着空气说我改变主意了，我不能这样写，我受不了他的眼睛。

于是我又点上一支烟，我知道我受不了他的乞求或者威胁，他总是这样改变我的主意，屡屡得手。

烟雾缭绕之后，我脚下的角斗场又多了一具尸体。

当最后的灰色的烟雾在空气中散尽之后，我决定退出 Office 系统，进入我的《NBA2001》，我想再用用那黑瘦矮小的 IVERSON 面对粗壮高大的 O'NEAL 把篮球潇洒地扣入篮筐。然而，这回 IVERSON 的运气就没有那么好了，我看见他屡次被 O'NEAL 撞翻在地，而那愚蠢呆笨的篮球在篮筐里转了一个圈之后落在了 O'NEAL 的队友手中。我想骂裁判但是却不敢，我怕把我驱逐出场。后来便开始笑，笑自己在虚拟的世界中居然也这么懦弱。

我双脚踩着地板放声狂笑，就像一匹疯狂的孤独的穷凶极恶的狼。

狼，是的，他总是离我很近却又仿佛远隔千里。我可以感觉到他的呼吸却看不到他的身影，我感觉到诱惑又感觉到恐惧。

也许这是上帝送给我的怪味的小点心。

卫生间里的水管传来猛烈的敲击声，是楼上或者楼下的邻居对我提出抗议。我发现他们很傻，他们不知道我在干什么，他们都认为我是一个疯子，一个怪怪的疯子。

我站起身无聊地看着窗外很遥远却很清晰的繁华街市的夜景，仿佛是众多茫然的幽灵拼凑起来的奇形怪状的海市蜃楼。我突然很幼稚地幻想自己是身披青黑色盔甲的独眼海盗船长，用带着火的箭射穿他们的躯体，让那一切都粉身碎骨焚为灰烬！另外那只被蒙住的看见的全然是黑暗的眼睛却总能从那黑暗中获取超凡的灵感。

我很遗憾自己为什么不是 15 世纪的海盗船长。

我的房间在一栋破旧的三层楼的顶楼。这栋楼里租住着很多外地来的身上始终穿着布满汗渍油污灰尘的衣裤的打工仔。这些人白天全都不见踪影夜晚则准时回来睡觉,合力把身上的狐臭脚臭散发到整个楼房里,形成巨大的恶臭包围圈,让其中的无辜的生灵在近乎窒息中生存。我这个从校园里逃出来的准成年人便是悲惨的受害者之一。

我的房东为了在得到拆迁费搬家走人之前不让房子闲着,就租给了我这个离家出走独立谋生未满 18 岁的中学生。房子是世界上最破的房子,天花板上有一条很长的裂缝,就像醉鬼张开的喷着臭气的嘴。每当我从梦中醒来,睁开眼睛看见的全是一些仿佛从那深且恐怖的嘴巴里掉出来的黏黏的有毒的唾液。窗户很小而且只有一扇,所以房间里不通风,而且那扇窗摇摇欲坠,我担心总有一天它会掉到楼下去,或许会砸出一声尖叫砸出一阵臭骂。角落里总是有声音,细细听,是老鼠磨牙的声音。我已经习惯了和老鼠朝夕相处,至少我不会感到孤独。苍蝇蚊子也是常客,无非是些肆无忌惮地唱着歌飞翔的小东西,我也容忍它们。

住在这里我总是做梦,几乎没有不做梦的睡眠。

梦都是些零落的碎片,转瞬即逝的金钱,没有声音的鼓掌,永远做不完的数学题,狰狞的巨兽似的黑板,道貌岸然的校长,面无表情老师……

清晨一觉醒来，发呆地看着摔在地上的兔巴哥闹钟，3 分钟后才看清楚已经是上午 10 点了。于是赶紧爬起来跑进洗手间，让一夜之间疯狂地鼓胀起来的膀胱迅速减肥，然后洗脸刷牙，这是不能不做的事情，因为我很注重我的仪表，我不想再因为衣冠不整而急着去正好路过的五星饭店上厕所却被该死的保安拦住。

然后我就开始想应该怎样和老 B 说我的理由说我的苦衷，但是这个没有人性的家伙又能怎样呢？他是一个书商，自称是全市最成功的书商。当我问起为什么全市最成功的书商总是在最低档最肮脏的小饭馆里吃饭的时候，老 B 告诉我这就叫勤俭节约或者真人不露相。

三十多岁的老 B，身材瘦小，一双袖珍的血眼总是在寻觅着什么。据说他曾经是个诗人，发表过很多现代诗，可我怎么看也不像……总之我虽然不完全相信老 B，但是我却必须要讨好他，因为没有他，我半年来呕心沥血写出来的书稿就等于一堆废纸。我要靠老 B 才能发表我的长篇小说我的处女作，我再没有别的选择，我得向整天逼着我考大学的那些人证明我的能力。

前天老 B 还告诉我，必须要在两天之内把小说写完，他说话的时候总是眯着眼睛，使本来就很小的眼睛仿佛彻底消失了一样。于是这个没有眼睛的让我感到恐怖的面孔就呵着满嘴腐烂气味说小说的出版日期和电影上映的档期一样重要，发行时机直接影响发行量。我说不行，起码还要有半个月才可以完成。老 B 立刻发怒，他在我面前经常发脾气，因为我只是一个毫无背景可言的未滿

18岁的BK(老B的话)。老B恼怒后总是眼睛先睁开,那带着血丝的眼睛仿佛是白垩纪时代霸王龙的血口。那句诗是怎么说来着?叫艾金·金斯伯格的那个家伙说的:皮肤,幸福地颤抖;灵魂,喜悦地来到了眼睛。而我的感觉是:皮肤,痛苦地痉挛;灵魂,悲哀地走进了地狱。白垩纪的恐龙老B说前途是掌握在我自己手里,如果我自己不把握机会,他也帮不了我。他还说现在少年小说热得可以在一分钟之内烧开一湖(江河湖海的湖)水,你丢掉的机会别人会抓住。老B说完之后就走了,留下我来支付那两瓶啤酒和30串烤肉的钱。我什么也没有说,只是想老B这个人真是精彩得不得了,吃饭买单的时候他一定不会把我当成不挣钱的BK来对待的。我目送着老B的背影,真想骂得他大小便失禁,也想跪下来叫他一声爷爷。

可是一觉醒来,才知道日期已经到了,而我小说中的主人公还在等待他的命运的结局。我突然恶毒地想让他死,但终究下不了决心,我爱他。我还需要时间,我不想让我的处女作就这样草率了结,我决定拿出我最后的积蓄,再请老B一顿烤肉和啤酒,求他再宽限我半月时间。

还是和上次一样的地方,我和老B面对面而坐。

老B一口喝下半杯啤酒,就说又来求我是不是?

我说的是老B哥。

老B就齜着屎一样黄色的牙齿笑了,他说你的小说没有写完,对不对?

我说是的，这次我就是来和您商量能不能再给我一点时间？

老 B 打断了我，他说没有什么可商量的，如果你的没有写出来，我还要忙别人的。你那小说，这次就不做了。最后这一句话险些让我小便失禁。

我赶忙堆上一脸笑，那笑，我从老 B 的眼睛里看得清清楚楚，是凄切的苦笑。桌上的啤酒杯变了颜色，啤酒变成黑红色的血……我从老 B 眼里看见自己的苦笑，直想哭，但是还是忍住了。

老 B 摇着头说傻笑是没有用的，你的小说我看这次就算了吧。

我说老 B 哥，求求你了，我已经弹尽粮绝了，我要变成叫花子了，这篇小说必须要发出来的。

老 B 一脸无辜的样子，说这都怪你，都怪你自己。

我依旧还是乞求，最后老 B 说我这里肯定不行了，我给你介绍另一个人吧。

于是我就拿到了老 B 另一个同类的地址和电话号码。我很着急，因为我在这顿饭之后就没有吃饭的钱了，离家之前我从父母手里艰难要回的十多年的压岁钱已经用尽。回到我的狼穴（我对自己租住的房子的称呼），我开始翻箱倒柜，想找一点可以买咖啡的钱，我必须熬夜加班了。终于在沙发底下找到两元硬币，跑到楼下小食品店从那个肥胖的老板娘那里买了两袋雀巢咖啡。半年多来咖啡成为了我的主食，没有它我很难活下来。

咖啡冲好了，于是打开电脑，坐下来开始写作。

先是苍蝇，嗡嗡叫的苍蝇飞满了全世界。于是我就起身打苍蝇，打了一会儿，忽然发觉越打越多。后来想起不知是哪个时代中国还是外国的一位哲人说过：世界上有些东西，是越消灭越多的。现在想来，才知道原来是苍蝇。我就幻想自己有一天会变成无数只苍蝇，嗡嗡叫着，无忧无虑地全世界满天飞，把那些我讨厌的人烦得精神错乱。

后来是蚊子，蚊子比苍蝇安静，但是却比苍蝇狠毒一千倍。我总是很奇怪地认为，苍蝇都是公的，蚊子全是母的。公的是明里狠，母的是暗里毒。现在看来，果真是这样，大约已经有七八只蚊子的身体里装满了我的血。这导致我最终恼怒，我感觉我的血管里都是蚊子，大大小小的蚊子居然明目张胆地把我的血管当作赛车跑道！我愤怒地站起来大战蚊子，一口气战斗了十几分钟，后来听见厕所的管子又被敲响，不规则的音符蹦蹦跳跳七零八落地钻进我的耳朵。折腾了半天，屏幕上的文字只有两行，于是我就紧紧地抱住脑袋，脑袋像已经打开引信的炸弹，马上就要爆炸。

老鼠们也乘人之危，在角落里发出让我无比烦躁的声响。我感觉那些鬼鬼祟祟的家伙们正在偷偷地撕咬着我的灵魂。

以前的那种宽容的心态，此刻无影无踪。

再后来是炎热，闷热的天气仿佛是对我最狠毒的虐待。因为我的这间狼穴，是世界上最不通风的住处，我想自己差不多要化成水了，然后流入下水道，被那些老鼠们踩来踩去。哪个要是口渴，还会把我喝进肚子，让我和它肚子里的东西一起变成老鼠屎，再被

屎壳郎吃掉,最后被那些喜欢把屎壳郎当宠物的人放进小瓶子或者小罐子……

最后就只希望电脑赶紧爆炸脑袋赶紧爆炸世界赶紧爆炸,什么都没有了就全都好了就全都快活了。

当整个写作前的神经发作过程结束之后,我才冷静地坐回到电脑面前,把咖啡像啤酒一样一饮而尽,再点上一支烟,看着屏幕继续编排他的命运……

二

他不是狼,我给他起名字叫狼。

我眼前总有一种模糊的影像,那就是在茂密的原始森林里、空旷的草原上和寒冷的雪山下总有狼群在奔跑在穿梭的镜头。狼是那种凭着智慧和力量战胜异类得以生存的凶残无比的动物,狼的一生是一出充满了传奇色彩的惊险而刺激的悲剧。

于是我就想,把本属于我的一切欢乐和痛苦赋予一只狼应该是合适的。

叫狼的他从小就长得又丑又黑,黑黑的小脸上闪着两只不天真又不明亮的眼睛,有人说,看见这双眼睛后就会做噩梦。还有人说,这天生是孽种的眼睛。狼从小就没有了母亲,所以总是脏兮兮的让人看了恶心。众人总来捉弄狼,有人当面骂:狼你是不是生下

来就把你妈吃了？也许你妈就是一匹母狼！狼不哭，只是笑。别人说，骂你呢你还笑。狼傻傻地笑着回答，我将来吃你们的时候一定会觉得你们的肉甜得像冰淇淋，所以我就笑。众人就大惊失色，回家后纷纷做噩梦。

我当时写到这里的时候，自己便忍不住笑，笑众人的胆怯。我想那些无聊的整日算计着别人而自己却难保安危的人们的心里都隐约有狼在嚎叫，狼叫得他们心慌，他们有了孩子后就会把心里的这只爱嚎叫的狼转移到孩子的心里，他们总以为这样就会高枕无忧了。这些卑鄙的家伙们！

狼渐渐长大了，上了高中，样子凶蛮得更像狼。狼学习成绩极差，老师对他失去了信心。狼的父亲也就是爱喝酒的熊（也是名字）说再考不及格就打断你的腿！狼不怕，心想瘸了腿就有理由不上学了。狼长大之后总爱傻笑，他还有女朋友，叫叶。叶娇小而妩媚，和狼性格差距很大，而且学习成绩极好，但是她却喜欢狼，喜欢他的野性，喜欢他对成绩的不屑一顾。叶常在梦里说，狼，你真酷，我喜欢你。

写到这里的时候，我就开始在脑子里设计狼和叶从爱慕发展到恋爱又发展到性爱……但是终不敢写，因为手总是发抖，只能写“一个下雨的中午，狼到叶家避雨……窗外淅淅沥沥的雨声与屋内

两人忘乎所以的呻吟声交相呼应……雨一停，狼就仓皇而逃，留下床上拼命喊着狼的叶……”

后来叶怀孕了，她的父母找到学校，要求寻找凶手。校长愤怒，先发誓凶手必须找到，后暗示不要声张。叶的家人懂，就回去带叶去了医院。狼听说后，就要去看叶。叶托好友告诉狼，要狼别来。狼笑着对叶的好友说我一定得去。于是一天上午狼吃了四根油条，喝了三碗豆浆，然后来到叶家。

写到这里时，我就想，要狼不被抓住还是被抓住呢？后来联想起狼总是爱笑，心想就算是抓住了狼他也是笑，他是什么都不怕的。

狼被抓的时候还真是满脸笑容，他笑着对身边的胖胖警察和瘦瘦的教务主任说叶现在很憔悴，麻烦你们帮我买两只烧鸡给她吃。胖胖警察诧异，说狼你小子真狠等到了局子里看我不打你个半死！狼就笑，说最好打折我的腿。狼后来被带到公安局，笑而不说一句话。警察骂狼，狼还是笑。警察无奈只好叫家长来领人，还说再不学好就送少管所。回到家熊把狼暴打一顿，狼被打瘸了腿，还笑对熊说，爸，你劲真大！

到这里，我就仰面看那咧着嘴不知是哭还是笑的天花板，心想狼真行，勇敢而坚强，做事爽快而悲壮。不愧为狼。